

天寒地冻,老浴客野混堂的频率比平时高多了。那天,在桑拿间与浴客交流时,有人说起,老徐一别已有不少年头了,不知道他一切安好?

认识老徐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刚忙完乔迁大业的,看到新小区不远处恰好有家浴场,喜不自禁,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踏进混堂。先在大池泡得热乎乎的,再在桑拿间蒸得汗流浹背,一边淋浴,一边静观搓背师傅的操作手法和技艺。但见一位中等身材、黑瘦略显沧桑的中年汉子,右手裹着毛巾,运足力气,浴客的背上被搓得泛着微红、健康的光泽……一看这架势,我心里有了数:这位师傅是舍得用力气且手法老到的角色,请其搓背是当然之选。

那天浴客不算多,不一会就轮到我了。我仰面躺在搓背床上,向师傅点了一下头,问贵姓?答曰,免姓徐。我说,麻烦您了啊。答曰:客气,你能请我服务,是照顾我,应该谢谢您……老徐有些内向,礼节性交流后,即拿起一条硕大的白毛巾,啪地一声抖得“山响”,再用力紧裹在右手上,随后问我:喜欢轻些,还是重些?我

答:我老垢厚,且搓背数十年了,喜欢重些。老徐说,晓得了。随即娴熟地先搓面部、头颈和胸腹部,再搓上肢,之后格外使劲地搓下肢和后背。

老徐虽说按我“重些”的要求,但操作的过程中会依据身体不同的部位,有力度大小之分,且拿捏得恰到好处。这么吧,老徐搓背的手法 and 力度,与我多年来感受到的效果,迥然不同,就两个字:到位!但见身上的老垢被搓成散发式的泥条纷纷落地,皮肤则开始微微泛红。热中常带,是异乎寻常的享受。老徐则在搓背的全过程中,轻轻地喘息;结束时,汗津津的,这是真正用力后的标志。

老徐是高邮人士,人民公社时期搞过木材采购等工作,改革开放后,曾做过木材生意,但不顺利。之后他就拜师学了搓背的手艺,多年前来到上海谋生。我每周雷打不动地野混堂,搓背总是找老徐。老徐告诉我,除了搓背,他还学了拔火罐、刮痧、修脚和敲背等等,都是专门在扬州拜过赫赫有名的师傅的,绝不会糊弄人。据许多浴客说,老徐敲背、修脚、拔火罐的技艺也很好,不过因为我不喜欢那些项目,也就没有享受过那些。浴客都很赞赏老徐的敬业,都说像老徐这样的搓背师傅,如今不多了。有位祖籍也是高邮,在上海开公司的老板多次与我谈起,老徐有那么好的搓背手艺,且又舍得用力,实在难得。他多次提议与老

往年——确切地说50年前——这个时候,大伙儿开始忙着采购年货呢。忙,说说而已。当时实行按“大户”“小户”配给年货制度,数量上的溢出效应不会发生,也就无所谓忙。让尚未成年的我不解的是,一种叫金针菜的干瘪难吃蔬菜(当时归入南北货),居然列入“配给”目录。

记得母亲烧的年夜饭中一道炒素(以烤麸、黑木耳为主要食材),金针菜从中亮过相,而在其他场合,这个含“金”量很足的“菜”极少露脸。

我搞不懂金针菜为什么要配给,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把酸溜溜、涩涩嗒、苦哈哈、瘦精精的金针菜烧成菜,更不理解貌不惊人的金针菜内深藏着与炎黄子孙都有关系的中国传统文化密码。

读过《诗经》的人,一辈子不可能忘记金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关雎》);也一辈子不可能忘记同为金句的“焉得谖草,言树之背。愿言思伯,使我心瘳”(《伯兮》)《关雎》中的热恋固然刻骨,《伯兮》中的恩爱更加铭心。

徐一起办个搓背、修脚、敲背培训班,把扬州与浴业相关的技艺传承下去,老徐总是似应非应地敷衍着。

大约十年前,浴场重新装修,换了老板,原来浴场的人马各奔东西,老徐也不知去向。新浴场开张后,我仍然每周泡一次澡,每次仍然

搓背,但再也没有享受过老徐那样好的服务了。某天,恰巧又遇到了那位老板,才知道,老徐离开浴场后,他很表同情,便收留了老徐,让他在公司打杂。两三年后,老徐家里有事,就回高邮了。之后不久,老徐打电话告诉老板,感

事实上,《伯兮》中“谖草”两字的分量,才是置顶级别的重,两辈子也不可以忘记。这当然是《诗经》之后的事了。

谖草,即萱草,很早就赋予了“母亲”“母爱”的象征意义。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人们耳熟能详;他的另一首《游子》写得不差:“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萱草的形象十分清晰。可不?“萱堂”借指母亲,乃是常识啊。

那么,萱草根金针菜有瓜葛吗?当然,萱草别名黄花菜,而黄花菜别名金针菜。

花朵真正能够成一道菜的并不多,绝大多数仅作为点缀而已。那么,吃金针菜吃的是花卉的哪一部分?相信许多人包括老吃客都说不清道不明。简言之,它是尚未绽放的花朵,也就是通常说的花蕾,俗称花骨朵。金针菜细长的模样,说明花蕾比较大而长。采摘花蕾,蒸熟,晒干,成就了我们熟悉的金针菜,尽管如此转身并不华丽,甚至可称粗暴。

金针菜

西坡

貌似谁都没说清过。有人说,它典出于苏轼“明日黄花蝶也愁”(《九日次韵王巩》);又有人说,盛产黄花菜的湖南祁东,摆宴席时的最后一道菜是黄花菜,如果你在黄花菜凉了才姗姗而来,大家就会婉转地责怪你:“看,黄花菜都凉了!”

我不认为诸如如此类解释有多合情合理:都是大活人,竟把黄花菜错成菊花,可能吗?小地方一句冷僻俗话,竟让天下人屁颠屁颠地复制粘贴,可能吗?

其实,上海及周边人士才最能体会“黄花菜都凉了”的奥妙:黄花菜在此间一般作凉拌菜处理。既然黄花菜的“凉”早已周知,干吗还要强调(都)“凉”?其中便蕴含了一层“凉+”概念——太凉了!相当于雪上加霜嘛。

金针菜的气息,不像金桂那么浓郁,不像百合那么优雅,不像香菇那么奔放,也不像木耳那么冷寂。它身上有些霉腐味却又有

些别致和异趣,并不死板,仿佛冬眠后刚刚苏醒的小动物伸个懒腰,秀出即将迸发的活力。几乎没人喜欢金针菜的气味和滋味,但它却以相当低调的方式渗透到人们的餐桌:除炒素外,凉拌金针菜大受欢迎,其他如金针菜炒鸡蛋、金针菜焖烧土鸡、金针菜炒腊肉……似乎没人拒绝。河南名肴胡辣汤里倘若缺少金针菜,谈不上正宗;老广用金针菜来炒猪腰,以收和理肾气、安神除热之效……

我吃过一种山东包子,具体名字不详,当地人俗称“大包子”,里面的馅由肉糜、粉丝、鸡蛋、香菇及些许大葱杂糅,当然还有金针菜,对我这种视觉效果偏向单纯清爽的人来说,太“烂糊三鲜汤”了,滋味倒是真的不赖。我在东北、苏北都吃过掺入金针菜的包子,可见北边一带颇好那一口。

过年配给金针菜,难道当年主其事者真的用心良苦?我只能“硬装棒头”瞎猜:金针菜除为传统伦理(事其亲者或恩爱亲呢)张目,还自带一个重要关照——忘忧。没错,金针菜,又名忘忧草。

今年春节,能不请金针菜亮相个吗!

搓背师老徐

余建民



夜光杯

“需”(图一,甲文)是濡、儒的本字。主体结构是“大”,一个成年男子张开双臂双腿站在地上(自古以来属男人“豪横”的站姿),然后是分布在“大”两侧表示水的四点。

现代学者徐中舒(1898-1991)在其《甲骨文中所见的儒》一文中认定需是儒的先文,将大解读成人,将四点理解为洗澡水。这样甲文需的含义就是一个在洗澡的人。他因此从濡带出祭祀前的沐浴,进而认为,儒的原型就是主持祭祀仪式的祭司,并过渡到最初的“儒家”就是一个宗教集团、宗教组织或成员。

笔者认为徐中舒对甲文需字的“成人洗澡”构形解释只讲对了一半,即“需”演绎出正确表象的后造字是带水部的“濡”,可以衍义沾湿润泽以及等待水淋下引申出的停留、迟滞、濡滞等意涵。而徐中舒就甲文“需”通过水部濡又“带出”祭司、儒家等加人部“儒”是不确与不合理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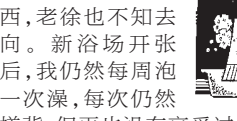
“需”中三昧,三昧有一个解释是指事物的诀窍或奥义。笔者试揭甲文“需”如何才演绎为入部儒的诀窍奥义。笔者的这个认定与分析有必须要做宏观铺垫。诞生于殷商时期的甲文是成熟文字体系。早于殷商甲文已有陆续发现的初熟文字系列:浙江良渚文化玉石文字、东北红山文化文字、广西“红水河文化文字”和四川“三星堆金箔文字”等都比甲文早1500年以上;早于甲文的伏羲先天八卦图,起源于甲文同时代的天干地支纪年法等,也都可同视商及商以前灿烂中华文明史。这些文化符号都会潜移默化地浓缩进甲文的构形立意中,因此属象形字范畴的甲文

“需”中三昧

徐梦嘉 文/图

心,字以载道的文字。太多的甲文外在形体的实象外还隐藏着虚象的虚象,“需”是儒的先文就是这样一个字。这里,需的“大、水”已经升华和幻化。“大”不同一般人,此“大”被赋予“天花板”级别身份,是有大学问大智慧的大德之人。“大”边上的“水”并非指实际的水,是借流动或静态水的自然属性,寓意交往处事要像水那样合乎客观规律。

淡化后的“需”还必须有个平台。前贤云“太古始有儒”,要联系到原始契约文明中“儒”(非儒字)的存在现象。《周易·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没有文字的上古,结绳而治实际就是契约而治,圣人即“需”中大人。尧舜之前的中国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治理就是靠契约,古人遇到纠纷或矛盾的事情,往往会求助于处事合乎规律与水之特征的大德之人。大人就是契约的第三方,是契约双方的中保。凭借道德威望学识能力,为契约双方消除分歧纠纷达成共识,形成契约秩序,从而起到治理社会的作用。商朝始祖称商契,意味着诞生“需”字的商部落是高度重视契约的。由于虚象需大人与水在契约中的重要性,为了区别于人洗澡或盗汗(金文有款“需”,图二。笔者认定其为体弱者发病,腋下盗汗境况)的表象“濡”字,于是秦小篆起“需”另加人(亻)部造出“儒”字。相较于造字理据一目了然实象演绎的需之“濡”,虚象演绎出的需之“儒”不仅造字诗情哲思丰满,且外延说透。援引近代学者章太炎《原儒》佳文中将“儒”外延分出的三种界说,作为小文结束:“一、广义的儒,指一切方术之士。二、狭义的儒,特指古代通六经(易、礼、乐、诗、书、春秋)的学者。三、专义的儒,则仅指孔子以后的儒家。”



谢同乡在他落难时的帮助,他现在老了,就在老家带孙辈养老了。说到这里,那位老板有些伤感,说,老徐真的太诚实了。其实,如果老徐愿意,在他们公司再多做几年也没关系的。老板还说,老徐搓背的手艺那么好,如果搓背评职称的话,老徐肯定能评上高级搓背师或大师。我有同感。岁暮云暮,转眼新年,我祝愿老徐平安、健康、顺达,阖家幸福!

顺便说一下:以前的混堂现在大都称为浴场,且还不少,其装修比以前好多了。就我居住的小区周边两公里半径范围内,就有五家浴场,规模有大小之别,但以中小型为主。浴场依然有搓背、修脚、刮痧、拔火罐等服务,但搓背的技法远不如以前了,这也是我特别想念老徐的原因。前不久,我又在浴场碰到那位老板,他已近八十了,仍然经营着公司,健康状况尚可,但因

为腰痛,已不再自己开车了。他也很想念老徐。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往事总是让人感慨良多。寒冬野混堂,很多人依然是离不开的啊。浴场泡澡的舒爽,非家里洗澡可比的,尤其是寒冬腊月,在浴场热气氤氲里,人情温暖里,那是特别的享受……

乘坐莫斯科河上的游船,在纪念俄罗斯海军300年的高大纪念雕塑附近,会看到一片漂亮的红房子。这是“红十月”糖果厂的砖瓦厂房。

这个历史悠久的建筑群位于别尔先涅夫斯基滨河街。2007年,“红十月”的生产部分搬到了小红旗街7号新生产大楼,这里还留有工厂办公室和“红十月”商店,在原来厂区的建筑里开设了罗扎·艾伊涅姆博物馆,介绍“红十月”的传奇历史,展示19世纪和20世纪糖果包装样式。

“红十月”最早是德国人开设的糖果作坊,始于1849年,1867年正式注册为俄罗斯帝国生产企业。十月革命后实行国有化,改称“国营第一糖果厂”,1922年更名为“红十月”工厂,这一名称沿用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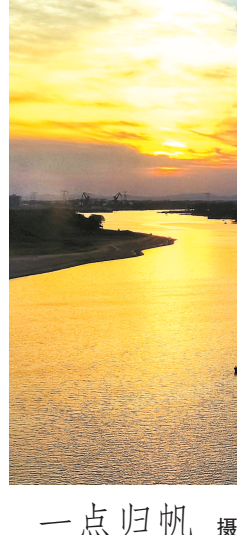
“红十月”在历史上有两件事比较著名:一是在卫国战争期间克服困难,向军队特别是空军飞行员供应“近卫军”牌和“可乐”牌系列巧克力,这两种巧克力适应战时需要,提高了可可碱和咖啡因的含量,能一定程度上消除战斗人员的疲劳感和饥饿感。二是生产出了“阿廖卡”大头娃娃系列巧克力糖果。今天的“红十月”莫斯科市仍持有25%的股份。“红十月”牌依然是俄罗斯畅销品牌,我们去俄罗斯,总会买些巧克力糖果回来,首选就是“阿廖卡”。

心动、当即化为行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每日两回,随打太极拳一并完成。斯时,排除杂念,意存丹田。脑勺臀部脚眼“三位一体”同步贴墙(膝不屈、背不躬)。间或舒缓踮足,缓慢运气,柔中有刚,绵绵不断。三四分钟光景,颈肩腰连同膝盖均有热胀之感,一回“立壁角”便告功成。按自身需求,操练之际,我还兼做些运眼转睛、鼓腮叩齿及手指操之类,是为“协调互动”。

值得欣慰,三四个月(原先配药服用两月,本人胆大妄为而未续)颈椎疾患所致头晕症状几已消匿。是否“壁立”之功,抑或先前药效尚存?自不得而知。但通过“校正”,至少颈背感到舒适,则是教我颇觉快乐的事实。至此,自鸣得意:“立壁角”(至少对鄙人)就是活血通脉,预防缓解颈背疾病的药物之外的一项有针对性实效的“物理疗法”。

“立壁角”锻炼,不受场所、气候阻碍,有意者长期坚持没有难度。自始至终,作为“每天的功课”,我就一回也没落下。如同每日打拳散步,“立壁角”就是我余生一位永久牌的至爱亲朋了。

一点归帆 摄影 陈静



一点归帆 摄影 陈静

莫斯科的「红房子」

王利亚

昏迷过两回,后自苏醒。于是有了躺上120“被救护”之“零的突破”。验血、心电图、彩超、CT……整套医检过后,结论赫然定格于:“颈间盘突出,伴变性狭窄等,导致脑供血不足”。大夫说:“疾患已达手术程度。考虑你年龄因素,保守治疗,吃吃药吧。”

我自明了,凡人病痛袭来,既不可惊慌不安、大乱方寸,又不能神知无知,掉以轻心。当即自我约束,与不正常的坐立睡姿一刀两断。遵医嘱(到底是一种不得已的“被动”)后,又暗忖,对于人称“硬毛病”的颈椎病,是否另有“主动出击”的自疗法子?

为我颈椎“立壁角”

章胜利

说真的找到了一个聊以纾解病痛的自主对策,便是坊间俗称“立壁角”的。

“立壁角”,旧时教书先生责罚顽劣学生,令其枯立一隅,“面壁思过”也。名头不雅,对于颈病倒不啻为有效的“一帖药”。有经验者的“过来人”言之凿凿。我信,为之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

七夕会